

卷开  
益有

# 发现日本虫

毛丹青  
【著】



虫 非 虫  
难 相 知  
本 虫 子  
们 的 近  
有 那 不  
无 余 的

相 识  
用 日  
观 察 我  
邻 还  
能 一 览  
心 灵

# 发现日本虫

毛丹青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日本虫/毛丹青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12

(开卷有益丛书)

ISBN 7-5006-2202-3

I. 发…

II. 毛…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7263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河北遵化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7.75 印张 3 插页 155 千字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1.90 元



1988年，丸山圭三郎教授与笔者，右一系杨昭道兄。



一九八九年深秋，笔者在德国柏林。



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为笔者造像。



1994年10月，笔者接受日本放送协会电视专题采访。  
右二系采访人龟井先生

## 卷首语

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人和中国人又同属黄色人种，无论从地域、种属和历史的渊源，日本人离我们很近很近；但同时日本人又离我们很远很远，这不仅是指语言、传统、风俗、民情的殊异，还有那不能一览无余的心灵。

去国九年，久居邻邦，若说对客居城市的熟悉，已不亚于家乡北京，从这方面说，国内的朋友说我是日本通，大约也受之无愧了。

然而，这就能了解日本人么？

这还得从我的朋友野田一郎说起。

野田君是我的同事，他过去学过中文，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在美国读书时还常常被美国人误以为是中国人，而且他性格开朗和我很谈得来，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有一年，他至爱情深的父亲，突然出了工伤事故，不幸逝世，这对野田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出殡前，我去他家吊唁。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服，扎了一条黑色领带，跪坐在他父亲的灵位前。我穿的是便服，觉得在这么肃穆的气氛中有点不自在。野田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毛君别在意，我爸会高兴的。”

他向灵前凑了凑，继续端庄地跪坐着，手里拿一根小的金属棒，敲了一下台上的碗铃儿。“叮——”的一声，轻盈而悠长。野田侧向灵台对我示意道：“我告诉我爸毛君来了。”

我赶忙合掌、闭目，心里默念“阿弥陀佛”，祈愿他父亲的安息。野田的表情一直是豁达的，跟我说话也是平时的语调，包括他在灵前那句对我示意的话，也跟平日的谈吐一样，好像压根儿就没有悲痛的劲头。倒是放置灵位的屋子有一种令人哀伤的气氛。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班。他一见我，就小声招呼我来一下。我跟着他走，不明不白，等我醒过闷儿来，才知道进了洗手间。这是干什么？心里猜不透。野田转过身，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一边当着我的面仔细打开，一边说：“和死人见过面的人要往身上撒盐！”说着他抓了一把盐从我的双肩撒起，一直撒到我的裤脚管儿。这时，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合适，只能木呆呆地站着。他给我撒完后又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还说：“给你添麻烦了。”这是我见他鞠躬，腰弯得最深的一次。

过了几天，我找他去了一家小酒馆，这是我俩经常喝酒、饮茶、聊天的地方。他兴致很高，不时地开怀大笑。忽然，有一只蟑螂不知从哪儿窜上了桌子，由于是幼虫，外壳还是透明的，能清楚地看出毛绒绒的内脏在蠕动，疹得叫人恶心。但是野田的神情更令我注意，只见他目光专注，屏住气，小心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我以为他要用纸把它包起来扔掉，谁知他用纸巾盖住蟑螂后，再没有其他动作，只是不露声色地坐在原位，一动也不动地看着它，全神贯注。

那张又细又薄的纸巾好像一片云雾罩在蟑螂的身上，这个小东西，先是畏缩不动，然后开始拼命挣扎，左突右撞，转着圈儿找突破口。纸巾虽然轻薄，但牢牢地盖住它，乃至弄得它筋疲力尽！这时，我再抬头看野田，他已经潸然泪下，哭到最后居然泣不成声。这真叫我手足无措，在他父亲灵前表现得那样从容坚强的

人,对一个小小的虫子竟然伤感得那样情不自禁,真令人不可思议。

说实在的,引发野田这样悲伤,在当时我是无法理解的。日本人的情感表达往往缘起一种琐碎,这种琐碎是精致、细腻和专注的异化,所以对一个针鼻大的玩艺儿,也会全力以赴,真心投入、真心哀怜、真心疯狂!野田君为人爽快豁达,在情感上是脆弱还是坚强?真弄不懂,也许这些字眼对日本人都是一码事吧?!

其实,这种感觉从我初到日本就已经有了。要认识婚丧喜庆风俗民情的异国风光,是浅而易见的,但要真正理解一个民族的喜怒哀乐和精神世界,也许是很难的事情。

从那以后,了解日本人就成为我潜在的愿望。我喜欢到处游历,探幽揽胜,不论是名山胜川,还是古俗新风,都能拨动我的情思,走访庙堂、深院、村民、渔夫和市井之家,从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体察日本人追求的美感和民族性格中蕴有的善和恶。由于商务关系,我又游历过许多国家,六年期间出入日本国门40多回,结识了工农学商,形形色色的人们,其中有德国人、美国人、印度人和东南亚的朋友,这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素材,拓展了思考的园地。每当我静下心来时,那些令人兴趣盎然,韵味无穷的经历和话题,常常促使我奋笔疾书。

《发现日本虫》就是我这一心境的产物。所谓发现,是指我对异国他乡直观的感受和思考,这是一种动之于情,铭记于心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散文是抒发情感最灵便的形式,信手写来就不知不觉成了集子。

在域外工作和写作,不时地勾起我对家乡故土的依恋,这是不可替代,至高无上的热烈情思。正是因为如此,尽管我对日本人的生活情调、行为方式和思维方法不再陌生,甚至讲出一口地

道的关西方言，连思维有时也用日语的程式，但永远不变的是这份情怀。所以读者从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不熟悉的世界，却是一颗熟悉的心。

这书名乍看起来也许使人费解，要写的是日本人，发现的却是日本虫，其实在动物学词典中从无日本虫这一名称。但是，写人如写谜，尤其写异邦人，这恐怕是最难把握的写作对象。日本人工于精、细、专，崇尚秩序和集体，追求准确、一丝不苟和琐细，连商品都以“精巧于小”，而非“万全于大”著名于世，这样的习惯和心理，犹如蚂蚁、蜜蜂那种社会性的小昆虫。也许由于这些特性，使得他们善于模仿、超越而难以开启大手笔；说话也多绕着弯子，叫人费思量；野性发作，不可理喻，自当属于动物世界。这些散在的印象逐渐在脑海中汇总、加深，终于构成一幅似虫非虫的草图：日本虫。

用日本虫比喻日本人，并不仅仅出于这些感性的体察，还由于日本的历史和人文观念与虫子有很深的因缘。

日本最古老的官修史书《古事记》，叙述了这样一则来自远古的神话传说：

岐神一心想见亡妻美神，求她重归现世。为此，美神去和众神商量，她对岐神说：“我进了宫殿，你可千万别看我。”说完她进了宫殿。岐神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心里着急，悄悄把插在头上的梳子取下，掰断最粗的那根木齿，点上火，向宫里窥视。结果，他发现美神的修长身体已经腐烂，全身爬满了蛆虫，还流淌着粘液……见到这样的惨状，岐神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拼命逃走。美神大骂：“叫你别看你偏看，你这是臊我——！”于是，她命令黄泉之国的丑女们一齐追赶岐神去了。

这个故事除了表达日本人对死亡的恐惧外，还揭示了一层

鲜为人知的罪恶感。岐神一回到现世，就开始虐待自己，无数次的清洗眼睛，但他永远洗不掉那蛆虫满盈的可怕情景。这就是日本人的原形。他们的灵魂深处隐存一种罪恶感，一辈子怎么赎也赎不尽，好像岐神根本逃不脱恶虫的骚扰。赎罪越多，越刺激罪恶。因为岐神洗眼不仅不能洗清丑恶，反而每洗一次就会叫丑恶再现一次，一旦赎罪变得歇斯底里般的多，甚至虚假的时候，岐神就会洗破自己的眼睛。自残使丑恶放出，这不仅不能隐蔽罪恶，还会在光天化日之下露出它血淋淋的凶险面目，于是，恶虫变体，罪恶贯身，人也就变成了鬼。

在日本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人体内有一条虫子。人一死，虫子就会跑出来，人活着虫子会潜藏在人体内对人进行操纵。日语中的“虫”字的发音和“蒸”字都一样是“ムシ”(mushi)。人活着的时候等于“蒸”，会发热，所以靠此热气活着的人们，体内都有一条虫。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表现在日本人的身上就是虫子（参见森本哲郎著《日语表里》，新潮文库版第33—40页）。实际上，日语有关虫子的表述以及关联词之多，在世界语林中也是很罕见的现象。

日本人对虫子还有特殊的审美习惯。在鹿儿岛县奄美大岛盛产一种泥染的布料，其中有一道工序，是把丝线浸泡在稀泥地里，经过稀泥和树汁的染色，黑得油亮，织成布料令日本人爱不释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非凡的色泽？原因就在于稀泥地里有一种用肉眼看不出的虫子，在泥里贮满浸泡的丝线，把泥的色素吸入体内，钻进每一根线中，这就是泥染的奥秘。用这样的布料做成和服，愈穿愈亮，这些虫子就靠人身上的皮肤残屑汲取自己的营养，老不穿，虫子失去营养来源，也就失去了光泽。所以这样的和服从姥姥穿到妈妈，从妈妈穿到女儿，一代一代穿下去，要

穿好几辈子。当地人说这才是真正的日本美。这和中国人常讲的“懒虫”、“害人虫”、“跟屁虫”，厌恶虫子的心里大相径庭，更难以设想喜滋滋地把这种沾满虫子的衣服穿在身上。（参见附录《日本虫子——与〈每日新闻〉记者黑田曜子的谈话》）

当然，虫子没有国籍，它们也不懂什么叫国境和种族。正因为如此，不妨用日本虫这一独特的视角，观察一下我们的近邻，也许有助于更多一点地了解日本人。

我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访问日本的时候曾对我说：“日本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是一个大问题。”

遗憾的是，我未能学贯如一，无法从理论上建树。但愿通过这本文集，把我在日本奔波九年的感受和当年在书斋中的思考，交给读者，哪怕这仅仅是虫眼大的窗口，帮你了解日本人，那我也知足了。

目  
录

|                    |       |
|--------------------|-------|
| 卷首语 .....          | ( 1 ) |
| 风土日本 .....         | ( 1 ) |
| 我心依旧 .....         | (133) |
| 文思未了 .....         | (175) |
| 附录:日本虫子 .....      | (223) |
| ——与《每日新闻》记者黑田曜子的谈话 |       |
| 尾 语 .....          | (238) |

# 风 土 日 本

- ☐ 加藤小姐 ..... (3)
- ☐ 盲女与狗 ..... (15)
- ☐ 花 讯 ..... (17)
- ☐ 防府站的落叶 ..... (20)
- ☐ 明石飞鸟人 ..... (24)
- ☐ 末班车 ..... (26)
- ☐ 神户地震・神户人 ..... (33)
- ☐ 神户的圣灯 ..... (39)

|                                           |       |
|-------------------------------------------|-------|
| <input type="checkbox"/> 东京归途 .....       | (42)  |
| <input type="checkbox"/> 隔岸钟声 .....       | (53)  |
| <input type="checkbox"/> 风铃抄 .....        | (59)  |
| <input type="checkbox"/> 蝉 舞 .....        | (65)  |
| <input type="checkbox"/> 卖天岛和金枪鱼的眼睛 ..... | (72)  |
| <input type="checkbox"/> 青蛙祀 .....        | (80)  |
| <input type="checkbox"/> 红点鲑 .....        | (86)  |
| <input type="checkbox"/> 蜂 巢 .....        | (97)  |
| <input type="checkbox"/> 夜山樱 .....        | (104) |
| <input type="checkbox"/> 地下菜店 .....       | (110) |
| <input type="checkbox"/> 煎饼飘香处 .....      | (112) |
| <input type="checkbox"/> 你别出来狂 .....      | (120) |

## 加藤小姐

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每次拿起电话的时候，握住听筒的右手停放在耳根上，指甲油在阳光下闪亮，反射到她的瞳孔里。指甲油是粉的，她的眼睛就会染上一点粉色，指甲油是红的，她的眼睛里自然也出现一点红色。每一个星期，她的指甲油大约更换三次颜色，红、粉、黑。当然，换成黑色的时候，她的眼睛也是乌黑乌黑的。

她叫加藤美由纪，是我的公司同事。我们的办公桌面对面，我稍一抬头，保险与她对视。起先，我不习惯。打电话、写文件的时候，身子尽量扭着坐，老想避开她的目光，而且还得装出我不是故意回避她。所以，我的坐姿有时就难免滑稽可笑。坐在对面的加藤小姐是不会发现我这副别扭样儿的，因为，我露出桌面的上身始终是笔直的、端端正正。

在公司里，谁都知道加藤小姐长得最漂亮，目光炯炯，皮肤白皙近乎玉石般的透明，尤其是她那丰满圆润的胸臆呈现出恼人的曲线，叫年轻的男职员们直咂嘴儿。其中，有个小分头有事没事老窜到我的桌旁，找我谈工作，但说的都是可说可不说的话，两只发亮的鼠眼老在加藤小姐的胸前滴溜儿转。有时，他的眼神显得十分贪婪。我猜想加藤小姐一定会有所察觉，虽然她并不看他，可日本人老说越是美人越对别人的目光敏感。我一边这么想，一边敷衍小分头。

这时，加藤小姐拿起电话，对准话筒说：“麻烦你等一等。”然后，右手修长的食指点住集团电话的保留键。

“毛先生，是你的国际电话，对方好像有急事。”

我赶紧跟小分头打手势，先中断他的谈话。接着就按下电话的接音键，用肩膀夹住电话的听筒，顶在耳朵上。

“嘟…嘟…嘟…嘟…”电话里是盲音。

加藤小姐若无其事，继续在桌上写着什么。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她击退小分头的招数，于是，我煞有介事，提高嗓门：“价格就这么订死！别再翻来复去啦，这价它要不实在，赶明儿你把我送屠宰场行不行？”

小分头不懂中文，听我的话自然像噪音，他见我越说越来劲，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加藤小姐除我教她的“等一等”以外，还会说“你好”“再见”“谢谢”，别的她根本就听不懂，不过，她的发音像银铃一样甜美动听。表达谢意的时候，她站着，两手交叉，手背朝外手心冲内，做鞠躬状，弯四十五度角对我说：“实在谢谢你帮了我的忙。”

我受宠若惊，心跳加速，也想站起来对她说“不用客气”，可一想，这是在大厅似的办公室里，至少容纳了90多人的共同空间，让别人看见男女同事像鸡啄米一样点头客气，那该多寒碜呀！

而且，日本公司的男职员绝对占上峰。

每天一大早，他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候女职员端茶倒水，有时，他们的态度比在街头咖啡厅还不如，根本就不理睬女职员。她们好像自动供应茶水的移动机器，在办公室里穿行往来，上班入座前至少10分钟以内，女职员是坐不下来的，除了为男职员服务，还要先擦所有的办公桌。她们的一天是从这种忙碌中

开始的。

加藤小姐当然也是清晨的忙人。她手脚利索，从不拖泥带水，手拿抹布，一拿就拿好几块，换着个儿把她管辖内的办公桌擦完，再投抹布。她这么连轴儿擦，中途不间断，等到她给我端茶的时候，脸颊已经油光发亮。眼瞅她的汗水就要流出，但油亮中透出发热的红润，持续片刻，加藤小姐又恢复了平时的白净肤色。她的眼神始终是安静而迷人的，叫你一点儿都觉不出她刚才的奔走。

有时在办公室，我会遇上烦人的事儿，但多看一眼她的美貌，内心居然会像清泉流过一样，令我气爽宽松，这可真奇妙！

不过，每当她对我客气的时候，我就会害臊，应答的话也容易打结巴，甚至发呆。

“真谢谢你”加藤小姐看着我，她又重复了一边对我帮她击退小分头的谢意。我冲她傻笑，嘴里嘟囔“别客气”，但没出声，我担心自己的嘴动了又没发音的怪相会逗乐她，弄我一个狼狈。加藤小姐是诚心诚意的，微笑着看我，一点也不造作。

时间一长，大家也熟悉了。

每天上班，我们都见面，面对面的距离仅有1.4米。这是两张办公桌对并一起的长度，加藤小姐和我，谁要一接电话，这个距离自然会缩短。如果俩人同时打电话，那这个间隔一下子又会靠近，因为，电话一律是放在办公桌的左上角。我们离得近，说话压低嗓音，彼此也能听清楚，谁也不用担心偶尔的聊天会影响别人。

原来，加藤小姐也住在神户，和她父母同居，而且跟我家同临一条街，还属于一个“町内会”。日本的町内会和国内的街道委员会是一回事，他们绝大多数的联系方法是传阅“回览板”，这个